

# 论劳伦斯小说《虹》中的生态隐喻

周志高

(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内容摘要】劳伦斯在其创作中始终以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寻求人类的新生之路。经过几番尝试,他把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聚焦到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上,极力推崇血性意识,认为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建立是解决工业文明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开启人类通向理想社会之门的金钥匙。在小说《虹》中,劳伦斯着力描写了自耕农布朗文一家三代的两性生活与精神发展历程,艺术地展现了现代人在工业文明社会中的困惑、苦恼、挣扎与憧憬。劳伦斯将人类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精神上的完善的和谐生态隐喻为美仑美奂的虹,虹的隐喻暗示了人类在工业文明进程中追求和谐生态社会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虹》 血性意识 两性关系 生态隐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7-0078-04

D.H.劳伦斯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深入探索现代人的主题,极其关注现代工业发展对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对自然生态与人性生态的破坏,呈现了现代人在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所遭遇种种问题。对于如何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劳伦斯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类要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状态,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是消解现代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劳伦斯曾写道:“我只能写我感受最强烈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目前来说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新型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调整旧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毕竟是当今的问题所在”。《虹》是劳伦斯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其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这是一部“以血性的呼唤和肉体的信仰诉诸人的直觉的小说”<sup>[1](P120)</sup>。作品集中展示了劳伦斯赞颂生命的“血性意识”和全面否定理性文化的无畏精神,被文学界与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巨著,被称为“20世纪英语文学中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心灵生命的史诗”<sup>[2](P97)</sup>。作品以史诗般的恢宏,艺术地记录了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通过自耕农布朗文一家三代的生活和精神发展,隐喻了人类文明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裂变给人类在物质与精神上带来的困惑、苦恼、挣扎,隐喻了生态和谐的“伊甸园”被打破之后人类探索重建生态和谐社会之路以及实现新生的强烈愿望。

—

隐喻一般指不通过指向事物的本体,而是通过指向喻体来完成意义的建构。即“当人们使用隐喻的时候,就把两个事物的概念联在一起,这两种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结果

就是隐喻的含义”<sup>[4](P19)</sup>。小说《虹》从标题到内容都具有浓厚的隐喻义。天空中的彩虹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颜色构成的一种自然景观,但彩虹中的多种色彩没有造成杂乱之象,它们以特定规律糅合成一个整体,塑造了绚丽多彩、和谐美好的意象。作为作品的隐喻主题,“虹”是小说中三代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历程中孜孜以求的同一个人生目标,它“已经弯弯曲曲地扎根于他们的血肉里并将闪活在他们精神中”<sup>[3](P678)</sup>,连接着天空和大地的虹,隐喻着人类追求灵与肉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愿景。劳伦斯希望通过他的艺术创造,力图在有血有肉的男女之间架起一座完美的沟通与理解的彩虹。劳伦斯亲历了英国社会的变迁,在探寻社会之道的问题上,他认为“完善的男女关系是达到此目的的根本条件”<sup>[5](P80)</sup>,这就是“虹”的隐喻义,也是贯穿作品的整个主题。

小说以编年史的方式描写了布朗文家族三代人的思想发展史,深刻反映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英国社会和人们生存状况的发展变化。布朗文家族的三代人分别隐喻了人类文明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也分别代表《圣经》中演绎的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已生→死亡→再生。随着工业文明的逐步入侵,布朗文家族的生存环境也历经沧桑巨变。在工业文明入侵之前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布朗文家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状态就如《圣经》中人类已生的“伊甸园”时代。工业文明的入侵造成人性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再度分离,隐喻了人类伊甸园的失落与“死亡”。新一代的布朗文家族成员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开始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是为了寻求凤凰涅槃后的浴火重生,为了重建人类失落的“伊甸园”。虹象征一个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生态视野下的D.H.劳伦斯研究”(项目编号:11WX324)的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周志高,男,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国内青年骨干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化。

圆,预示着任何一个起点又可以回到终点,完成一个回归的轨迹。同样以隐喻的方式,劳伦斯将布朗文家族三代人的追求与探索经历融为一个整体,他们的追求历程就像是一个圆,但这并不是简单地从起点回到终点,厄秀拉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绝不是要回到汤姆和莉娣娅那样的生活状态,而是一种全新的超越。这种追求与探索“呈螺旋式递进的关系,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向前发展”<sup>[6](P66)</sup>。

汤姆·布朗文和莉娣娅的生活时代是劳伦斯对往日“快乐的英格兰”带有感伤色彩的美好追忆,就如乔治·艾略特和哈代笔下给我们呈现的英国传统农业时期的田园风光。汤姆和莉娣娅像他们家族的先辈们一样居住在英格兰中部的考西塞村,以经营农场为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没有入侵到这里之前,布朗文一家过着宁静淡泊、充实快乐的生活,他们辛勤劳动,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没有过多的世俗物质追求,但求精神上满足安逸。“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它象征人类生活的伊甸园时代。为了充分展示大自然的和谐美丽、人的自然本性和勃勃生机、人与自然和谐融通,劳伦斯在小说的开端便以优美舒缓的笔触描写了家乡伊斯特伍德式的生活环境,将一幅优美、宁静的宗法制农村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那肥沃的草地上,小小的艾黎河蜿蜒曲折,缓缓流过赤杨林,将德比郡与诺丁汉郡分开。……春天,他们感到一股生命的急流,那是不可遏止的浪潮。年年播下生命的种子,种子又长出新的生命。他们知道天地间的交融,大地把阳光吸入自己的五脏六腑,又在晴天把雨水吸干。他们的生活和相互关系就是这样,他们抚摸着土地的脉搏,那土地躺在那儿等待他们去耕耘,他们耕耘之后,土地变得光滑松软。收割的季节到了,田野里,麦浪滚滚,犹如绸缎在庄稼人的身边,波光荡漾。他们捧起奶牛的乳房挤奶,奶牛的奶撞击着庄稼人的手掌,奶牛乳房的血管撞击着人受伤的血管。……<sup>[3](P2)</sup>

以上的描写是古老的英国农业社会的缩影,是英国广大农村在现代工业文明入侵之前的真实写照,是对“伊甸园”时代的英国农业社会“敏感而准确的记录”。劳伦斯通过这样一幅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的风景画,借用“种子”、“泥巴”、“土地的脉搏”、“滚滚的麦浪”、“奶牛的乳房”、“天地间的交融”等意象勾勒出了人和人性与大自然的血肉相通。人类和天空、大地、动物、植物、泥土那么亲近地接触、交流,共同构成和谐的生态。而在和谐的内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这强大的力量源于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生命力的积淀,它构成了布朗文家族成员性格中的重要部分,这就是他们的‘血性意识’”<sup>[1](P132)</sup>。布朗文家族的人世代居住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并与之建立了犹如“血亲”一样的联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生活得充实,感到满足。他们就像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一样,深深陶醉在自己生活的“伊甸园”中。这时的人物与大自然血肉相连,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们是劳伦斯所崇尚的自然之人。汤姆就是这一代农民的典型代表。

汤姆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有着健壮的体魄和旺盛

的生命力,他身上依然保留着布朗文家族上辈男人与土地的那种“血亲”联系,他对土地充满了热情与眷恋。工业文明的入侵,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悄然改变着布朗文家族成员的思想,正一点点地割断他们与自然根深蒂固的纽带,人与自然的和谐开始受到破坏,他们纷纷将眼光转向了外面的世界,只有汤姆依然留在农场,满足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是,社会的变迁对汤姆也产生了影响,使他的内心搅动着不安与骚动。波兰女人莉娣娅的出现抚慰了他的不安,激起了他的血性意识,将他的根留在了他熟悉而又深爱的土地上。莉娣娅身上的神秘又浪漫的异国气质深深吸引着汤姆。他对莉娣娅的爱慕,不仅是源于血性的冲动,更因为她带来了外面文明世界的气息,让他感到新鲜、好奇。他们的最终结合,并非建立在外在的经济、地位等社会因素的基础上,而是两人内心深处自然力量使然。结婚初期,由于国籍、家庭、人生经历、知识层次、性格等原因,他们有着陌生感和冲突,但是经过肉体的洗礼之后,他们终于达到了和谐的境界。他们的婚后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他们在情感上是相通的,既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又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劳伦斯认为和谐的两性关系不仅表现在男女双方的适应和认识上,更重要的是保持双方的独立性。但是,汤姆和莉娣娅的独立性不是建立在心灵深层的认识与交流上,而是基于他们之间的陌生感。这种建构在“血性意识”上的陌生关系,缺乏心灵和精神的感应与融通,所以他们的两性和谐属于较低层次的。总体上说,汤姆和莉娣娅的生活其乐融融,他们像彩虹的两端,为小安娜撑起了一片美丽的天空,他们的婚姻基本符合了劳伦斯理想中的婚姻。后来,一场象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大洪水淹死了汤姆,隐喻了“伊甸园”时代的结束。

## 二

安娜和威尔是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代,他们的婚姻是现代两性关系的写照。工业文明的入侵破坏了昔日美丽的大自然,使得大自然千疮百孔。小说第二章描写了1840年以后运河的开凿、煤矿的兴建、铁路的铺建、城市的扩张。这些工业文明的具体物象将这片古老而宁静的土地肢解得七零八落。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冲击了农业社会的根基,美丽的景象和人们的归属感一去不返。面对外部的喧嚣和巨变,人们惊愕不已,比外部的喧嚣和纷乱更加可怕的是一种普遍的内心体验:人们居然“在自己的家乡成了陌生人”<sup>[3](P12)</sup>,这是社会巨变给人们思想带来的断层与迷茫。接下来就是人们对这种内心体验做出的反应。工业文明的入侵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农场再也无法维系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沸腾喧嚣的城镇吸引着这些依赖土地生活的庄稼人,改变着他们的思想。他们希望走出自己封闭的小天地,到更广阔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安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强烈的征服欲和孤傲自信的性格特征,对未来满怀憧憬。她曾迫切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威尔·布朗文的出现,使安娜看到了从静止、封闭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作为颇具潜力与艺术才能的教堂建筑师和雕刻艺术师,威尔成了安娜心中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



与通道。他渊博的建筑知识和雕刻知识深深吸引了安娜，“他扩大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经验，他犹如墙壁上的洞孔”，让她“看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外部世界”。生命的本能和现实的追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恋爱激情让人感受到了血性的力量和生命的震颤。新婚之初，安娜和威尔是幸福的，他们肆无忌惮地享受性爱的满足：

他们一块儿躺着，身体贴着身体，根本不管什么时间了，仿佛他们就在慢慢转动的空间和激烈搅动的生活中心，深深地、深深地深入其中了，那儿充满了夺目的光辉，那儿有着一切运动的稳定的中心，一切醒着的睡眠。他们在那儿发现了自己，而且是相互搂着躺在那儿，此刻，他们就是在永恒的中心。<sup>[3](P194)</sup>

在充分享受激荡的性爱与心灵的震颤中，他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忘记了时间、空间，他们成了世界的中心，他们融入到彼此的身体里、融入到彼此的精神中。这时，他们的关系是和谐的。但是，这种纯粹的肉欲欢娱带来的和谐与甜蜜是短暂的，肉欲的狂欢只会带来机械性的损伤和精力的耗损，难以维系两人心灵上的相通。安娜和威尔的追求与向往是相左的，安娜向往外面的世界，希望借助威尔作为跳板去探索未知世界；而威尔却愿意在宁静中追求中世纪教堂建筑艺术，醉心于宗教。他们的精神追求南辕北辙，必定在今后的生活中造成诸多矛盾与冲突。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希望把对方纳入自己的轨道，一场惨烈的心理较量在他们之间展开。两性关系的冷战必定造成精神的伤害与耗损，在安娜强大的攻势下，威尔最后失去了抵抗力，不得不屈服于安娜的意志之下。“她确实把他征服了。那他就侍候她、服从她吧”。在这场家庭战争中，安娜似乎成了胜利者。随着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安娜沉浸在作母亲的巨大喜悦和满足中，成了肉欲的满足者与育人的机器，她逐渐放弃了自己外出追梦的想法。在第六章中，初为人母的安娜站在窗前，观看几只蓝山雀在雪地里打架时，眼前浮现出“一条临空飞架的彩虹”。从彩虹那里，安娜得到了满足，看到了希望：“黎明与黄昏是彩虹跨越白天的双足，她从这儿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许诺。她何必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旅行呢？”<sup>[3](P263)</sup>安娜从彩虹那里得到启示：“即使她不是未知世界的旅行者，彩虹下面的大门为她敞开着”<sup>[7](P57)</sup>，她满意地放弃了探索未知世界的想法，决定留在家乡这片宁静的土地上。

安娜和威尔之间的冲突，隐喻了现代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两种文明的价值属性及其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完全不同，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可协调性。而两种文明的冲突对于人们的思想、精神影响很大，容易使人在选择中错乱、在探索中迷茫。安娜和威尔的婚姻是以对夫妻关系的妥协和对追求的放弃来达到自我本质留存的，安娜在探索过程中知难而退，没有全力去追求灵与肉完美结合的婚姻。按照劳伦斯对美满婚姻的标准，“布朗文家族第二代人的婚姻是失败的”<sup>[1](P154)</sup>。这也隐喻了人类在工业文明中探索新生活的失败。

### 三

布朗文家族第三代人的代表厄秀拉是劳伦斯着力塑造的血肉丰满的人物，是人类在经历工业劫难之后追求新生

的形象。“从一定程度上，厄秀拉的成长经历及人生追求代表了劳伦斯本人的追求和探索”<sup>[1](P155)</sup>。通过塑造厄秀拉这一人物形象，劳伦斯深入探讨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建立新型的、完美两性关系的可能性。厄秀拉不同于上两辈人，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知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思想与精神，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厄秀拉不愿像父母那样地生活在狭小的生活空间，而要追求独立自由、身心统一的生活，希望在广阔的天地寻找“新生”。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不能容忍任何压抑和束缚的灵魂，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和自我的最高实现是厄秀拉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

这种独立的思想使厄秀拉具有叛逆和冒险精神，使得她敢于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为了证明与实现自我价值，厄秀拉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走出家门，到布林斯莱街小学作了一名教师，不仅是为了赢得经济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要证明女人具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与能力。但在这个“男人的世界”，她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悲哀和恐惧，这里凄凉恐怖、杂乱无章，有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教师，满怀敌意的校长，调皮捣蛋的学生，毫无规章的教学，喧闹拥挤的教室，教师随意体罚、摧残学生。这些与厄秀拉理想中的外部世界相差甚远。后来，厄秀拉满怀希望地进入大学学习，以为在知识殿堂里存在着高尚、纯洁与真诚，然而她很快发现，大学犹如杂货店，为了考试，人们才到那里“买点东西装饰自己”，为了日后能赚钱在那里武装自己，人们接受教育只不过是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学校变成了“最卑俗渺小的商业性寺院”而已。厄秀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和宗教都成了物质上帝的奴隶，知识和宗教的高尚与纯洁已荡然无存，人类的自然性被物质恶意扭曲了。厄秀拉的这两次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是以失败告终的，但她并没有停止她的思索与追求。

在对待恋爱与婚姻的问题上，厄秀拉表现出了一个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思想的现代知识女性的姿态。她追求两性的绝对平等，认为“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双方是相互满足，不存在一方依附另一方的问题。这说明她已彻底摆脱了旧观念中的男性中心意识”<sup>[1](P159)</sup>。她在恋爱和性爱中表现得积极主动，敢于大胆地追求与声张自己的幸福与权力，她也曾幻想自己和斯克里本斯基的结合能像“上帝之子”娶“人间的女儿”一样。对于男女两性关系，尽管厄秀拉也注重肉欲感官享受，但她更加追求两性关系中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统一。因为厄秀拉的生命与自然精神相互共存，她听命于自己生命本能的驱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评判事物的价值标准。尽管他们纵情享受过肉欲的狂欢，但由于他们存在着信念和精神上的差异，必定会导致他们两性关系的破裂。厄秀拉是资本主义现行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怀疑者和挑战者，她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痛恨资本主义虚伪的民主。而斯克里本斯基却是资本主义现行制度与传统观念的维护者，是殖民制度的虔诚信徒，具有强烈的“报国”精神，甘愿充当资本主义侵略战争的刽子手。精神上的疏远必定导致行为的背离。在海滨沙滩上的那一次性爱，厄秀拉的全情投入却无法唤起斯克里本斯基与之一同达到激（下转第88页）

宝”起誓,实质都是以神佛名义起誓。这一形式的采用,表现了乾隆降礼采用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 (三)战争结果处置

1.对边疆少数民族叛乱行为采取宽大政策。乾隆对边疆少数民族中叛乱行为的人,一般都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即不杀不辱,甚至结为姻亲。如,准噶尔的达瓦齐,乾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不但不杀,还封为亲王命为御前侍卫“终优容之”,赐住宅一处,将圣祖第三子允祉的孙女嫁他为妻,与他结为姻亲。

2.乾隆对内地发动叛乱或参与叛乱的首要及骨干分子,必处以极刑以示警。寸磔索诺木,逮捕并处死大、小和卓,平藏王专权谋反战争的将首恶卓呢罗卜藏扎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20余人处死,清扫准部,斩戮各部落壮丁,统一回部时,处死大小和卓示警。但亦有宽大和野蛮的杂糅,宽容准噶尔的达瓦齐,却对各部落斩戮壮丁,妇女、幼儿悉赏军士,驱于内地,“数千里间,无瓦刺一毡帐”。

3.设置管辖机构,增强统辖能力。平定回部后,乾隆二十七年,仿东北地区建置,以伊犁为“新疆都会”,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废除由当地推举或父子相继的体制,指派各级官吏,明确管理区域,强化了回疆事务管理。同时,有步骤分阶段地

实行屯田保边。

乾隆提出治藏的六大政策,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限制、削弱噶隆之权,提高达赖和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增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为处理善后事宜及安定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叶少飞.路伟.史记.里的降礼[J].长江学术,2009(3).
- [2]洪波.从蒙古帝国到元朝的降礼[J].兰台世界,2012(4).
- [3](清)昭槁.嘯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清)魏源.圣武记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朱诚如,周远廉.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下[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 [6]岳鑫,张弘.乾隆全传[M].长春出版社,2002.
- [7]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李治亭.清康乾盛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9.
- [9]张明富,张颖超.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J].史学集刊,2006(6).
- [10]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柏桦.午门献俘礼[J].紫禁城,2005(3).
- [12](清)魏源.圣武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3]胡坦,罗秉芬.拉萨口语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 [14]次旦扎西,晋美.藏族古代军事中的宗教因素探讨[J].西藏研究,2010(2).

(上接第80页)情的高潮,隐喻了他们中间已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也宣告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彻底决裂。厄秀拉追求和谐幸福婚姻的美梦破碎了,但她注定会继续追求下去,力图在有血有肉的男女之间架起一座完美的沟通 and 理解的彩虹。如果说布朗文家族的前两代人也有过这种追求却半途而废的话,厄秀拉则不屈不挠、执着追求。她对外面世界与美满两性关系探索与追求的失败,隐喻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寻找人类出路的曲折与艰辛,重建失落的“伊甸园”的不易,探求人类“新生”道路的漫长。在小说的结尾,厄秀拉在历经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洗礼之后,她满怀希望地迎接光华熠熠、自然天成、气势恢宏的彩虹。她在这道彩虹中看到了希望,获得力量和勇气。虹象征了人类在经历工业文明“大洪水”的劫难和洗礼之后,将回归自然,重获新生。

虹隐喻为整个人类灿烂的明天以及劳伦斯在工业文明社会中探索与追求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 [1]蒋家国.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 [2]冯季庆.劳伦斯评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 [3]劳伦斯.漆以凯译.虹[M].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 [4]Richards.I.A.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New York: Oxford UP, 2006.
- [5]朱婷婷.虹:转喻和隐喻[J].外国文学研究,1999(1).
- [6]庄文泉.虹:劳伦斯对和谐完美婚姻的追求与探索[J].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2009(1).
- [7]殷企平.劳伦斯笔下的彩虹[J].外国语,2005(1).